

第三十四章 外國人與佈道團

謠傳的兩者不和——在臺灣是融洽親密的——我和外僑相處的經驗——外僑對本地牧師的厚誼——「洋鬼子」的稱呼很少聽到了——外僑所贈的禮物。

宣教師們常埋怨僑商或外國客旅對於佈道團或是冷淡，或有敵意。有些書報上說：外國人對於宣教師及其工作，雖然或許是隱瞞着，大抵取傲慢輕蔑的態度。有些人說：住在中國和日本的城市中的宣教師和其他外國人之間有深廣的鴻溝。許多商人、官員及旅客告訴我們說：宣教師是文弱、偏狹、全無魄力的人，他們的工作是失敗和欺騙。反之，宣教師們則暗示：外國商人是庸俗淺薄，海陸軍官等人是輕佻放蕩，領事們沒有同

情，不懂精神生活，旅客多有偏見，所以他們在佈道團附近是很不利的。

對於外國人和佈道團的關係所說的這些話，好像有什麼確實的根據似的。我聽起來不免悵然；可是我不能說，在別的佈道團地區是否確有其事。如其兩者之間真有這樣的鴻溝，大概是由雙方挖掘出來的。就臺灣而論，回顧我們在臺灣佈道的全部歷史，我必須說：在佈道工作者和僑民或暫住的外國人之間的關係，是極其和洽的。在以前的許多章中，已經屢次講到歐美的商人、領事、海關專員及醫生等人對我們所表示的好意和援助。Tait & Co.、Boyd & Co., Douglas、La Praik & Co. 等外國商行及中國人所聘用的其他人士，都時常對我們的工作非常關切。例如 Frater、Allen、Hosie、Ayrton、Morse、Hall、Bourne、Hobson 等領事、海關稅務司是我自己的朋友。我回憶他們，常很感激。我到「番區」中去旅行時，不止一次蒙他們之中的一兩位伴遊而得以增加樂趣。

Hobson 在海關時，曾經和我去過一次，我們兩人都不會忘記我們在山中的那些經驗的。我們冷得發抖，在一所小屋中，燒潮濕的木頭以取暖，在瀰漫煙霧的屋內過了大半天。Hobson 在夜裏睡不着，大概一則由於「生番」地區中的心理作用，一則也由於我裹着一張鹿皮，時刻發出像手槍聲似的聲響的緣故。我也記得：某一個很熱的晚上，Hobson 和 Ringer 醫師從淡水到八里坌來和我同吃一年中所未見的盛餐。

醫藥界的人士都樂意幫助我們的工作，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情。Ringer 醫師不但在疾病中照料我，而且他住在淡水時主持我們的醫院，對於佈道團有了很大的貢獻。

從各國來的科學家很多到淡水訪問我們，在我的博物室中過一兩小時，對於我們的佈道工作表示同情和興趣。他們在該室中看到他們要費多年時間纔能蒐集的東西。也往往和我們同去訪視各處的教堂，成為佈道團的朋友。

在1873年的一個星期日，在五股坑忽然有個高大的外國人來看我，叫名招呼我，聽口音就知道他是美國人。他就是科學家 J. B. Steere，現任 Michigan 州的 Ann Arbor^r 大學的教授。他當時在旅行熱帶地方，為他的學校採集標本。他在淡水做我們的客人，我和他歡談了一個月。他對我的學生很感興趣。有一次，我不在家數日，他教學生們唱兩首歌，雖不懂臺灣話，却能用一本羅馬字拼音的讚美歌集。他把音符寫在黑板上，教學生唱那兩首歌。我回家時，他們把詩篇第100篇（現聖詩319）及121篇（現聖詩94）讚美歌唱給我聽。這兩首歌，現在也還為當時在該班中的學生們所愛唱，因名之為「植物學家之歌」。

我還可以繼續講船長、軍官及工程師等人的事情，他們以不同的方法援助我們在臺灣所做的工作。無論尊卑的人都表示同情，外國僑民也進而對於本地的牧師及教友表示厚誼。英國公使 O'Conner 及英國海軍司令 Salmon 都參觀過 Oxford College。一隻英國軍艦的司令官也來過，並且對學生演講，由我擔任翻譯。他以極懇摯的話嘉許及勸勉我們。我看見一切國籍的外國人都承認他們從基督教所受的恩惠，樂意援助佈道團及宣教師。因為他們自己不是宣教師，他們的話就更有力量，不但在歐美如此，在異教地方也如此。我們這方面也教導學生敬重所有的外國人，20年前中國人常常對外國人所用的稱呼「洋鬼子」，現今在臺灣北部很少聽到了。

1893年我將離開臺灣之前，蒙外僑團體送給我一篇寫在緞綢上的送別辭及一架大望

遠鏡，是以證明佈道團和外國人士之間的關係如何融洽。這篇送別辭雖然對我未免過譽，而因為它不能誤解地表示着外僑全體對於我所獻身從事的工作的興趣，所以我很珍重它，茲抄錄如下：

MacKay 博士惠鑒，敬肅者：

先生在臺20年，佈道創業，規模宏大，功績輝煌；今將離臺返國，吾人感念盛德，不勝依戀，敬上此函，表示敬意，並祝旅途平安。

吾人平時不常表示自己之意見；而因先生在臺宣揚聖教，感化中國人，已獲奇異之進步與偉大之成功，在中國之佈道史上實無前例，臨別之時，自不能不表示景仰頌揚。

先生專心從事於偉大崇高之事業，多年以來，始終不懈，受惠者固當感奮，即先生自思，亦必極為快慰也。因先生不惜勞悴而賜予之物質恩澤，即足令人贊歎；經先生之熱心教導在本地人與外國人之間所養成之好感亦足令人誇耀。先生初來時與現在之情形相比，本地人對外國人之態度，顯已大有改善，大部分應歸功於先生之薰陶。本地人當初之懷疑現已成為親信，任何外國人均可隨意至臺灣各處遊玩，絕無受辱之虞。凡曾出遊者，誰能忘却散佈在各處之崇闕整潔之教堂？凡曾在新店等處欣賞秀麗之風光者，誰能不記憶本地人之懇切接待？凡此種種，皆先生教導感化之功也。

吾人不僅因先生之工作而仰慕崇敬，因本地人與外國人之間大部分為先生所培養之好感而萬分感激，吾人外僑全體亦深覺與先生有特殊之關係。先生常為吾人信仰上帝之模範，在有災難或有人去世時，常蒙先生安慰及援助，使吾人省悟偉大的真理；在有婚禮及其他慶喜時，先生亦常與吾人同樂。故吾人無論私人或團體皆應對先生表示甚深之敬意與感謝。

茲由臺灣北部之外僑團體、船長、軍官、工程師及在臺之輪船代表敬獻薄禮，至祈哂納。吾人所表示之微忱，如足以使先生更能明察「上天每夜所表示之榮光」（按即指星辰），使先生感覺快慰，則幸甚矣。

L. Te Breton,
B. P. White,
Charles Pye,
Alfred G. Robson,
J. R. Wilson,
R. Mussen,
Arnold C. Clarke,
Harrison W. Lee,
G. Ball,
F. W. E. Dulberg,
William Gauld,
William Davis,
Fred B. Marshall,
F. M. Tait,

R. H. Obiy,
M. Jenssen,
B. C. Matheson,
F. Fenwick,
E. A. Donaldson,
Paul Schabert,
J. Merlees,
James Cromarty,
Isaac Roberts,
J. D. Edwards,
V. Larsen,
J. Remusat,
H. B. Morse,
W. S. Ayrton,

O. E. Bailey,

G. M. Hnrichs,

G. Schneider,

G. Nepean,

W. Cloney,

A. F. Gardiner,

A. Butler,

P. W. Petersen,

A. Schwarzer,

J. S. Roach,

William Roberts,

F. F. Andrew,

E. Hansen,

F. Ashton

F. C. Angear.

在馬偕博士離臺灣之前夜，1893年8月17日於淡水